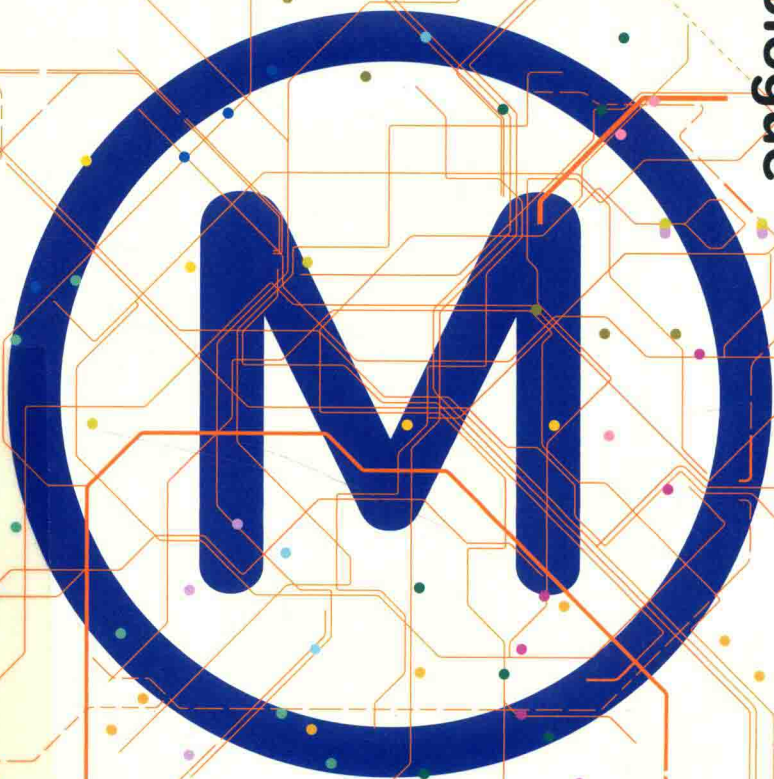


巴黎地铁上的 人类学家

Un ethnologue
dans
le métro



Marc Augé

[法] 马克·奥热 著 周伶芝 郭亮廷 译



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
浙江大学出版社

Un ethnologue
dans
le métro

巴黎地铁上的 人类学家

Marc Augé

[法] 马克·奥热 著 周伶芝 郭亮廷 译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巴黎地铁上的人类学家 / (法) 马克·奥热著; 周伶芝, 郭亮廷译. —杭州: 浙江大学出版社, 2018. 12
ISBN 978-7-308-18780-0

I.①巴… II.①马… ②周… ③郭… III.①随笔—作品集—法国—现代 IV.①I565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75722 号

巴黎地铁上的人类学家

[法] 马克·奥热 著 周伶芝 郭亮廷 译

责任编辑 王志毅

文字编辑 伏健强

责任校对 仲亚萍 於国娟

装帧设计 周伟伟

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

(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)

(网址: <http://www.zjupress.com>)

排 版 北京大有艺彩图文设计有限公司

印 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mm × 1092mm 1/32

印 张 4.5

字 数 48 千

版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308-18780-0

定 价 43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浙江大学出版社市场运营中心联系方式: (0571) 88925591; <http://zjdxcb.tmall.com>



启真馆 出品

目 录

记 忆	1
复数的孤独	55
交汇站	105
结 语	135

M
É
记
M
忆
O
R
I
M
R
E
S

我记得第一次见到德国士兵，是在莫贝尔广场－互助院（Maubert-Mutualité）那个地铁站，那是在 1940 年，为了躲避德军，大撤退告一段落，民众回到巴黎之后。在此之前，德国人还只是一个无以名状的、惴惴的威胁，迫使我们一路上遭受挫败；我们不断地逃，但他们总是领先。我尤其记得，有一次我带着混杂了好奇的恐惧，看到一架飞机轰然低空飞过距离勒芒（Le Mans）不远的香槟村（Champagné）的草原，可是我从那架飞机感觉不到半点人们所说的敌人逼近的迹象，那种就像拂面吹来的幽灵一般，越来越具体的抽象；直到那个返回巴黎的早晨，在莫贝

尔那一站的出口，从那个灰色眼眸的男人，匆忙穿越广场的身影（至少我相信这段记忆在我脑中被保存得完好如初），我才感觉到这种迹象。

的确，巴黎人就是有这种特权，把地铁路线图当作备忘录，当作一种记忆的开关，一面袖珍的镜子，映照出青春鸟儿凌空飞过时的影子。不过，回忆的召唤并不总是那么清晰——通常是在比较闲暇的片刻，思维才会那么活跃——有时候，甚至只是一条偶然的路线（某一站的名字），就足以让漫不经心的乘客突然发现，自己内心沉淀的地质层，和首都地底下的地理环境有着共通点——这种灵光一现的巧合，会在他层层堆栈的记忆里，引发轻微的内在地震。然而，地铁的某几站确实可以连接我生命中的几个特定时期，以至于脑中浮现那几站，或是瞥见那些

站名，对我来说就像偶尔翻开记忆的相簿一样：记忆和相簿都会按照某种次序排列，翻阅时都会令人多少感到沉静、愉快或无聊，甚至产生怜悯之情——在这些情感变奏的背后秘密起作用的，可能是我们翻开记忆的时刻，也可能是我们寻找的对象。因此，当我经过瓦诺站（Vaneau）或是塞弗尔－巴比伦站（Sèvres-Babylone）时，我很难不想起我的祖父母，他们曾住在这两站中间的一栋公寓里，公寓外表简陋；但是当我后来得知安德烈·纪德（André Gide）曾经跟他们同住在那条瓦诺街上，那栋公寓便在我眼中泛着光晕，不过那时候我的祖父母已经搬离那条街了，所以光晕只在记忆里闪烁。公寓的窗户面向天井，可以看到外面的马提尼翁府（Hôtel Matignon）的公园，虽然它被修剪得像栅栏一般的树木严密地保护着，侍卫队踢着正步

在走道上巡逻的奇观却逃不过我的法眼。在莫贝尔站和瓦诺站之间规律往返的路线，画出了我童年的地域范围，而人生的际遇（或是某种神秘的、牵引我的力量）让奥尔良火车站—奥斯特里茨站—奥特伊站（Gare d'Orléans-Austerlitz-Auteuil）这条今天已经延伸到布洛涅（Boulogne）的地铁线，成为贯穿我生命的坐轴。

最初，我的探险是从杜洛克（Duroc）那一站开始的，接下来一连串的站名，我只记得奥特伊门（Porte d'Auteuil）这一个，因为星期天我们有时候会在那一站下车，去森林或赛马场的草皮上玩。往反方向，是枢机主教—雷蒙站（Cardinal-Lemoine）（这是哪一位枢机主教啊？）和朱西厄站（Jussieu），因为离我家很近，我对这两站的周遭环境并不陌生，但是在幼小的我眼中，那大大的站名没

有什么实质内容，只不过是到了到达奥斯特里茨车站（Austerlitz）必须经过的几个地点而已，1940年我们就是从这座车站回到了巴黎，我也曾梦想有一天会从这座车站离开。后来，在这条我可以称之为生命线的地铁线（但我在地铁路线图上总是只能解读过去）上，基于年纪、工作、居住的理由，其他的地铁站也陆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：奥德翁（Odéon）、马比荣（Mabillon）、塞居尔（Ségur）于是接连出现，路线日益复杂，却也延展了我童年的地域范围。

我想，这个地域范围不只是我的漫游和个人回忆的总和而已：它更像是一种社会化的过程，大半由我父母的意愿所主导，甚至成为他们自己的故事，我也不知道可不可以这么说，因为他们的故事多少也是我的故

事。再说，故事也会逃离他们凭自由意志所下的决定：诚如故事总是来自他方，历史也被所谓的历史事件分段（因为经历过这些事件的人绝不会因此就成为这些事件的主宰），而每个事件的个中滋味，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那么难以言喻，尽管我们用来诉说的文字、我们身处的情境，以及情节才刚编织完成、眼看又要松脱的主线，这些是多么平庸（而这就是人生……）。总之，在我的校园、职业和家庭生活里，一定会出现地铁站；地铁站名那种精准又有点抽象的文字，令我意识到我的“公民身份”，我们大可以用地铁站名填履历表。在这方面，我的路线和别人没什么两样，我每天和他们一起搭地铁，从来不晓得他们要去哪里上课，他们在哪里工作和生活，他们来自何方去向何处，然而就在我们的眼神彼此交错又避开的刹那，在我

们的眼神停留在对方身上的片刻，他们也许正在盘算着、注意着什么，或者谁知道呢正打算要改变生命，或只是改搭另一条地铁线。

因为地铁线就像手掌的纹路一样，是彼此交会的；不只是在地图上各种颜色的路线像花体字一般展开和布局，在每个人的生活和脑袋里亦然。于是会发生这种情况，地铁线彼此交会但是并不交错，正如掌纹一样：这些神奇的单色线条，假装彼此漠不关心，却在不经意间把一点连接上另一点，从容不迫地用最细密的分岔，让人在岔口上完全改变了方向。套用地铁乘客的术语，这就是“转两次车”。比方说，如果某人开车从拉内尔拉格（Ranelagh）或拉穆特（la Muette）那附近出发，可是他害怕经过斯特拉斯堡·圣丹尼斯（Strasbourg-Saint-Denis）那一

带^[1]，他只需要搭上地铁，先后在特罗卡德罗站（Trocadéro）和夏尔·戴高乐－星形站（Charles de Gaulle-Étoile）换车，便能够抵达分散在各个地方的城区，既可以到多菲内门（Porte Dauphine）那边，也可以接受魔鬼的引诱或劳工运动者的召唤，取道反向的路线，到皮加勒（Pigalle）^[2]或饶勒斯（Jaurès）^[3]那边去。

对我而言，我十分清楚，把我的生活想象成沿直线往返的路径，以显示我对奥特伊－奥尔良火车站－奥斯特里茨这条线的忠诚，只是一种幻觉。因为即使我从未完全离开过这条线，随着我在巴黎的这些年，我也认识了其他规律的路线，其他例行的公事，其他冗长的路程（从巴斯德 [Pasteur]、志愿者 [Volontaires]、沃吉拉 [Vaugirard] 到国民公会 [Convention]，从绍塞－昂坦 [Chaussée

[1]

译注：巴黎闹市区，聚集了移民、妓女、小偷、酒吧和舞厅，以热闹的夜生活著称。

[2]

译注：位于巴黎北边的第九区和第十八区之间，得名自法国雕塑家让－巴蒂斯特·皮加勒（Jean-Baptiste Pigalle, 1714—1785），声色场所和性产业十分兴盛，也是红磨坊的所在地。

[3]

译注：得名于法国社会主义者让·饶勒斯（Jean Jaurès, 1859—1914），他在一战前夕宣扬国际工人的总罢工运动以及和平主义，并因此遭到暗杀。

d'Antin]、阿弗尔—科马尔坦 [Havre-Caumartin]、圣·奥古斯丁 [Saint-Augustin] 到米洛梅尼尔 [Miromesnil]……) 如此每天不断背诵之下, 就像拨着一串念珠、背一段祈祷文一般, 不用多久, 先前自动输入的路线就被删除了。这些路线里的每一条, 都在某个特定的时期, 衔接了我的日常生活中家庭和工作的各个层面, 并且逼我适应它的坐标和节奏。

一个人很容易因为优雅、自然、毫不费力的走路方式, 被认出他习惯搭某条地铁线; 就像一位老练的水手在天还微亮时从容不迫地踏进他的小船, 在出港时用眼角的余光欣赏起伏的波浪, 同时不动声色地观测风速, 跟品酒师一样出风头, 只是没那么专注。不过, 他表面上好像没在注意, 其实他在倾听潮水拍打岸边的声音, 以及海滩上成群结队、海面上三三两两觅食的海鸥嘈杂的

叫声。同样的，一个经验老到的乘客，特别是当他还在身强体壮的年纪，还能保有在楼梯上一时兴起、突然起跑的欲望，也会令人见识到他完美掌握身体运动的能力：在通往站台的走道上，他走得不疾不徐；他看起来轻松自在，五官却保持警觉。当车站的瓷砖墙壁渗出列车进站的声响，使得现场大部分的乘客开始惊慌，他却清楚知道该不该加快脚步，因为他对距离站台还有多远已经有充分的认识，足以让他决定要不要赌赌他的运气，要不就是因为他能够听音辨位，在这个圈套之中（有多条路线经过的车站特别像一个圈套，法文基于这个理由称之为交汇点 [correspondances]，至于意大利文，则更为精确、更为吻合现实地称之为会合点 [coincidences]）区别出来自别的地方的声响，另一班车传来的让人搞混的回音，区分犯错

的诱惑，和出游的许诺。到了站台上，他知道在哪里停下脚步，站定位置，让他可以毫不费力进入车厢门内，而这个位置正好也是到站下车的时候，距离他的出口最近的位置。于是我们会看到，熟练的乘客如何小心翼翼地选择他们出发的位置，就像一个跳高选手在测量起跑点，然后便冲向他们的目标。更讲究的人会极端到连车厢里最好的角落都考虑进去了，让自己在到站的时候能以最快的速度下车。比较累或年纪比较大的那些人，会因为休息的需求而服从最高指导原则，积极地占领最后一张空着的折叠座椅，以不失分寸的矫捷身手，表现出他可是个有经验的人。

这种像机器一样极端精准的肢体动作，和工匠塑造一件物品时胸有成竹的模样，有几分神似。地铁乘客主要塑造的是时间和空